

捷共清黨運動

王 啓 升

前言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捷共所舉行的中央全會，係對一九七〇年捷共以換發黨證、舉行黨員個別談話的清黨運動，進行總結。據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胡沙克在此次全會上的報告，以及捷共中央書記V·畢梁克在去年十二月莫斯科「新時代」週刊第五十一期所發表的「捷共中央全會是黨的思想同組織的團結基礎」一文，均透露捷共此次清黨，係以捷共每一黨人為對象，實施全面大整肅。查一九七〇年元月捷共在清黨前的黨員人數為一百五十萬零八千一百五十二人，而一九七〇年捷共清黨委員會一年中間所舉行黨員個別談話，據畢梁克的文章透露，其總人數即達一百五十餘萬人，幾乎捷共全體黨員無一倖免，均無法逃避捷共清黨委員會對每一黨員出身背景、思想言行的清查與審核，這是捷共有史以來五十年中間（捷共建立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規模最大的一次清黨運動，這是捷共中央主席團在俄共授意之下，對捷共黨員羣衆最殘酷的政治鬥爭。從時間來看，此次捷共全面清黨運動，從元月發動，到十二月進行總結，為時一年。這一年中間，捷共全黨的一百五十餘萬黨人，均陷入人人自危恐怖的狀態中，所以去年這一年是捷共黨員羣衆受政治壓力與政治鬥爭最痛苦的一年。但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的原因如何？經過及其總的結果如何？均值得注意。茲根據上述胡沙克的報告和畢梁克的論文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分別加以說明。

捷共全面清黨的原因

捷共實施清黨，從一九六九年四月即已開始，而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不過是一九六九年清黨的延續。捷共為什麼要一再清黨？而一九七〇年為什麼要全面清黨？其基本原因，當然係受俄共的壓力。俄共為什麼壓迫捷共清黨，係因俄共軍事佔領並未能對捷克局勢作有效的控制。事實確係如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俄軍警保、波、匈、東德等附庸國部隊，共二十

萬大軍入侵捷克，當其佔領布拉格市後，即將捷共中央第一書記杜布西克、總理切爾尼克、國會議長施木可夫斯基等黨政要人均擄押解往莫斯科。俄共採取這種極野蠻的高壓手段，以為此舉可摧毀捷境的杜布西克所領導的反俄力量與革新運動，殊不知捷共中央主席團竟能於八月二十一日發表嚴正的聲明，譴責俄軍及其他四附庸國部隊之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不僅違反「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的重要原則」，而且違反國際法原則。這說明俄軍軍事佔領和野蠻高壓手段，並未能即時阻止捷共中央主席團之發表反俄的嚴正聲明。迨捷共中央主席團遭受俄方嚴密監視之後，而布拉格市捷共黨委員會，竟能於八月二十二日在布拉格市「非紹匡」地區，召開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並很技巧地運用此一日暫短的會期，通過了捷共當前的政綱與文件，選出了捷共新的中央主席團與中央委員會，以新的祕密領導中心，來繼續領導捷境反俄的革新運動。這是出乎俄共意料之外的。俄共為了對付此一祕密領導中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便同史沃波達、杜布西克等在莫斯科簽訂「莫斯科談判記錄」，釋放杜布西克等人返捷，以「容允讓步」手法，企圖緩和捷境反俄運動。但事實適得其反，從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均發生民眾反俄示威、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以及為堅決表示抗議俄軍入侵，尚有學生舉火自焚，民眾襲擊俄駐捷軍營等事件（請參閱本刊九卷一期第三十九頁）。這充份說明俄軍入侵捷克及其軍事佔領，始終未能消滅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獨立自主反俄的英勇精神，尤其是未能對捷共黨內的反俄潛力作根本上的清除，以致俄共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局勢，不能作有效的控制。基於此種原因，俄共乃決定以清黨方式，首先來撲滅捷共內部的反俄潛力，並擬自一九六九年四月起便對捷共實施全面清黨，唯當時因條件不够，無力發動全面清黨運動，所以僅限於對捷共上層領導份子的整肅。一九六九年四月至十月，捷共這樣的整肅，計有下列五起：

○一九六九年四月捷共中央全會免除杜布西克第一書記職務，改由胡沙

克接替。此次全會又將捷克中央主席團，由原有之二十一人減為十一人，主席團人數減少一半，這更便於受俄共的控制。

(二)一九六九年五月捷共中央全會，對捷共中委實施無情的整肅，計中委被免職者六人，受警告者四人，中央書記被免職者二人。

(三)一九六九年九月捷共中央全會復繼續整肅中委，除名之中委共二十八人，此外又將杜布西克所擔任的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暨聯邦會議捷共代表兩職同時解除。

(四)捷共布拉格市黨部，同俄共莫斯科市黨部是同樣重要，其人事任免，對整個捷共權力的轉移，亦有極重大的影響。在捷共整肅重要領導人士的要求下，布拉格市黨委員會，於一九六九年九月舉行全體會議時，將該市民族陣線委員會主席克爾森免職，另派蘭加接充；同時又將該委員會市黨部所派之代表四人（施孟、李德拉、別盧德卡、德拉弗斯克）召回，並選派捷共布拉格市黨部第一書記馬德伊克及其他三人接充。此外，該全體會議復決定任命列柏南為布拉格市晚報總編輯。

(五)一九六九年十月捷共中央主席團舉行會議，決定解除格德茲的捷共中央書記職務，改選沙托夫斯基為捷共中央書記。

這五次整肅的結果，統計捷共中央主席團的委員十二人，中央書記處書記三人，中委三十四人，布拉格市民族陣線主席一人暨委員四人，共五十四人均被排斥於最高領導圈之外。捷共最高領導圈內部反俄份子，能有幾人倖免，殊難逆料，不過其無法起領導作用，是可以斷言的。從此捷共最高層領導機構，當然落在親俄的捷共頭目手中，為其所掌握和控制，是無疑的。這是捷共上層領導機構反俄力量的崩潰和瓦解，但捷共中下層組織中的反俄力量依然存在，尤其是一百五十餘萬黨員中間，反俄份子幾佔五分之一以上。是以捷境隨時均可能掀起反俄的排外運動，這是俄共以及親俄的捷共頭目胡沙克之所感到十分焦慮的地方。一九六九年四月至十月捷共的清黨，是清除捷共上層領導機構中的反俄份子，而一九七〇年元月至十二月的捷共清黨，是清除捷共中下層機構及黨員羣衆的反俄份子。捷共這兩年的清黨，儘管在清黨對象上，有上層同中下層之別，但其唯一意圖，就是要清除捷共黨內的反俄份子，然後再一步搞思想鬥爭，逐漸消滅捷克斯洛伐克反俄的民族意識和精神，這是俄共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必經之途。所以筆者認為捷共一再清黨

以及一九七〇年大規模全面清黨的最根本原因之一，當屬外在原因。換言之，一九七〇年捷共的全面清黨，係在俄共直接軍事壓力與高度政治壓力之下所造成的。

貳 捷共全面清黨的經過

關於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的經過，擬分三點來說明。

一、主持機構

根據捷共中央書記畢梁克在上述「捷共中央全會」，是黨的思想同組織團結的基礎」一文內稱：

「捷共中央委員會，在分析換發黨證全面清黨運動的基礎上，可以肯定地指出，此次清洗黨的行列，係完全遵照一九七〇年元月捷共中央主席團的各項命令與決議而實施的。捷共中央主席團在這一年中間曾一直注意黨的行列清洗的全盤活動。」

這可以看出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運動，係由捷共中央主席團來主持的。一九七〇年元月三十日，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胡沙克在捷共中央全會上所提出的「論捷共中央主席團的活動，和換發黨證以加強黨的團結和行為能力的問題」報告，更可證實此一點。所以一九七〇年捷共的全面清黨，係以親俄頭目胡沙克為首的捷共中央十一人主席團對捷共一百五十餘萬黨員的大整肅。

其次，胡沙克在一九七〇年元月捷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會講：

「捷共中央委員會已將致全體黨人的函件草案同組織政治命令草案，提交此次中央全會審議。要在該項命令基礎上實施換發黨證和清黨。」

這可以看捷共一九七〇年全面清黨，是有兩個重要文件：一為捷共中央致全體黨員函，一為組織政治命令。這兩個文件經一九七〇年元月捷共中央全會通過以後，便成為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的對一百五十餘萬黨員的宣戰書。該項組織政治命令曾規定捷共「不應犧牲任何一位忠實的黨人，但黨內亦不能容留任何一個敵人」，這說明捷共此次清黨，完全是殘酷的政治

二、整肅結果

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係發動於是年元月，而在是年十二月始進行總結，為時一年，是捷共有史以來最長期的清黨。在這一年中間，以元月至

九月的清黨鬥爭最為激烈和最殘酷，到九月十八日捷共中央主席團認為清黨，大體上已告一段落，於是對此種殘酷的清黨鬥爭略為放鬆，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捷共中央主席團的決議中講：

「捷共中央主席團認為有必要，由換發黨證非常形式的清黨，向正常的、例行的黨的生活與黨工方法和形式上的過渡。」

從這一段決議來看，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的捷共清黨鬥爭，可能會走上正常的換發黨證與整理黨籍的方式，此時捷共可能為安定內部，緩和鬥爭緊張氣氛，不得不如此。但清黨運動，一直延續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旬，這亦是無疑的。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旬捷共中央全會方始對清黨進行總結，便可證明這一點。

根據胡沙克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捷共中央全會上所提出清黨總結報告來看，此次捷共中央主席團，在一九七〇年這一年中間，運用其所設立的清黨委員會，對全國一百五十餘萬黨人，均以換發黨證方式，舉行了個別談話。

在此一個別談話中間，清黨委員會對每一位黨人的出身背景，思想言行，均嚴加審詢和考核，而且以「違反馬列主義原則和無產階級國際原則，以及右傾、反社會主義、反蘇俄」等種種罪名，將反俄的和異己的份子，均排斥於捷共行列之外，其所迫害的黨員數至鉅，就按胡沙克在上述清黨總結報告中所提出的數字，亦不在少數。茲根據原報告的數字，將清黨結果分列如下：

- ①開除黨籍人數：六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人。
- ②停止黨權人數：二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人。
- ③整肅人數共計：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七人。

此一整肅數字，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七人，佔一九七〇年元月整肅前捷共全黨一百五十萬八千一百五十二人黨員總數百分之一十一點六七，其整肅比例是非常之高，在五分之一以上。

其次，根據胡沙克原報告又稱：

「如果對這個清黨總結數字，再加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黨員減少的數字，那捷共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黨員人數，比一九六八年元月，是減少了四十七萬三千七百三十一人。」

這一段話說明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這三年中間，捷共一直在清黨，不過一九六八、一九六九這兩年的清黨，儘管範圍不如一九七〇年範圍的龐大，但這兩年所整肅的黨員，為數亦達十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之多。經過這三年大整肅之後，捷共全黨現有黨員人數共為一百二十萬人。

三、重要關鍵職務的轉移

捷共近三年的清黨，既有大批黨員被排斥於黨外，這些黨人原有職務，除無關輕重者外，凡屬重要關鍵職務，不管是屬於黨、政、軍任何一面，是必然地都會一一解除。一九七〇年捷共既整肅了三十二萬六千多黨員，這三十餘萬黨人的職務，絕不可能沒有變動。據畢梁克在上述「捷共中央全會是黨的思想同組織的團結基礎」一文中透露，一九七〇年捷共全面清黨運動中，凡被整肅者原擔任的重要關鍵職務，均一律予以解除。其原詞如下：

「捷共中央全會作出的結論，是認為由黨員個別談話所得到的清黨總結，是有價值的總結，首先因為在清黨運動中，從中央級機關開始，一直到全國所有各級機關，我們很成功撲滅了右派勢力。右派勢力這樣的失敗，使得全國政治同經濟所有一切重要關鍵職務，都可以安排過去以及現在仍站在馬列主義堅定立場上的忠貞人士來擔任。」

這裏所謂「右派勢力」，實際就是一九七〇年被整肅的這一批三十二萬六千餘人的捷共黨員，他們被整肅之後，其在全國各級政治同經濟所有一切重要關鍵職務都被解除，而由親俄份子來擔任。此種從中央機關一直到各級機關重要關鍵職務的大量轉移，係捷共一九七〇年清黨運動中另一特點和重要目標。

研析意見

捷共近三年來的清黨（事實上自一九六八年俄軍入捷境以來捷共已開始個別黨人的整肅），以及一九七〇年大規模全面清黨，時間持續三年，整肅的黨員佔四分之一以上（四十七萬三千餘人），時間之久，整肅迫害人數之多，在捷共五十年的歷史上，是無先例的。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一九六八年元月捷共黨員人數共為一百六十七萬三千七百三十一人，經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兩年的整肅，僅減少了十四萬六千餘人；但經一九七〇年的全面清黨，却減少了三十二萬六千餘人，這可以看出捷共的清黨是愈來愈嚴，而整肅的人數是愈來愈多。

捷共經此次全面清黨之後，捷共內部的反俄份子是否業已全部肅清呢？從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高度文化教育水平與熱愛祖國的民族精神，以及近幾年的全面清黨，却減少了三十二萬六千餘人，這可以看出捷共的清黨是愈來愈嚴，而整肅的人數是愈來愈多。